凯故里事

德惠乡里的尹占鳌

○ 周启相

在湾水镇东面翁凼寨脚的加乐河末段，有座古老的石拱桥，雄伟壮观。昔时，是通往湾水、旁海、重安等地的关键通道。该桥是清代时地午大普监生尹占鳌出资所建，而且还流传着神奇动人的故事。

传说在清朝时期，地午尹家是大堡寨最富裕的人家。但尹家少爷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已快50岁了，身边只有四个女儿，很希望妻子生个儿子。

在一个盛夏的下午，尹少爷到附近水寨河钓鱼，他边洗澡边耐心地守候鱼竿，直到傍晚都未钓到一条鱼。当他叹气准备收竿回家时，突然鱼竿被拉倒，他急忙提竿，觉得很沉重，且鱼线左右摇摆，知道是条大鱼，慢慢地收线，约一袋烟的工夫，才把大鱼拉上岸，见是一条甲鱼（当地人叫团鱼，又叫大鳌）。他兴奋地提着甲鱼回家一称，足有8斤重。因为地午是偏僻山区，人们从未见过如此大的团鱼，大家奔走相告，纷纷前来观看。有的好友说："尹少爷，甲鱼很好吃，营养又丰富，杀了煮吃吧，我们买酒买鞭炮来庆贺，大家美餐一顿好吗？"

尹少爷答道："如此大的甲鱼，我舍不得吃掉，养着观赏吧。不过，既然你们来到我家，不用你们破费，今晚杀鸡招待你们好了！"乡亲们也没有推辞，就在尹少爷家用膳。大家酒足饭饱后，都各自回家就寝，尹少爷也感到很疲惫，就卸装睡觉了。深夜入梦时，那只甲鱼站在他的面前求他说："尹少爷，只要你把我放生了，保你家夫人明年生个胖儿子。"

次日清晨醒来，他把昨晚做的梦告知夫人。夫人很高兴地说：那我们快把它放生吧！"尹少爷旋即起来，洗漱后，拿点香纸，抱着甲鱼前往水寨河原处放生。那甲鱼浮出水面向尹少爷点了三次头后，才往深潭中游去。

数月后，他的夫人怀上了。次年夏天，生了个胖儿子，且与那只放生的甲鱼一样八斤重，故起乳名"八斤"。附近的村寨知道尹少爷家得子后，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前来祝贺。孩子满月那天，尹少爷请了几十桌客。众人都说，这孩子是神龟送的，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

这天，恰好有个头绾发髻、身背宝剑的道士云游到大堡，因天气热，他就在寨边的大树下歇凉。尹少爷深知，红喜遇道士是件好事，立即差人把老道请进家，开席时把老道安排坐上位。酒过三巡，尹老爷向老道讲述孙子降生的实情后，并请他给孙子取学名。道士捋了捋胡须，稍稍默思后便说："就叫'尹占鳌'吧！并封赠说，将来这孩子读书一定金榜题名，头戴鼎子，独占鳌头。"尹家非常感谢道士给孩子封赏赐名，轮流为老道敬酒夹菜。翌日，道士走时，尹少爷还送他不少盘缠钱。

尹占鳌从小天资聪颖，五岁开始读书启蒙，到十来岁时，只要先生教一两遍，就能把"三字经""百家姓""贤文""诗经""大学"等都背诵下来。不久乡试夺头名，府试获前五名，后考取京都监生（明清时期在国子监最高学府读书的人）。尹占鳌在京都国子监学校毕业后，回到地方做过官员。

传说归传说。尹占鳌深深感怀故土养育之情，中晚年一直乐于捐建家乡。其在家乡捐建99座桥的故事，更是在凯里地区世代传为佳话。

大约在清光绪四年（1878年），尹占鳌决定出巨资在加乐河末段修桥，并从各地招来民工、石匠及熟练的架桥师傅。当地没有架桥石料，就到干井坡开山取石，用马驮到河边，还从岩寨、洪溪、平东等地购买石料，用船运至修桥处。在挖桥基时，因沙石深厚，挖不到底，就用松木垫基坑（现只要潜水仍摸到木头）。经过年复一年的修建，约在光绪九年（1883年），尹家桥顺利竣工。

尹家在桥完工庆典的那几天搭台唱戏，举办吹笙耍龙等活动，十里八村的农民和黄平、清平两县的官员都来庆祝，但尹家只收官府的礼物，贫民送的礼物一律拒收。

尹家桥为三拱跨度，全长50余米（含引桥在内），宽6.65米，高7.6米。上世纪80年代未通公路前，是湾水、旁海、重安等地的主要通道。1970年至1972年修湘黔铁路时，从加乐火车站用载重汽车运钢材、水泥等物资到黄平县的满溪、岩英、宝老山等地，都经尹家桥上过。2012年至2014年，市政府修建湾水至旁海公路时，在尹家桥下方约100米处，新修一座钢混结构拱桥，是现今的主要通道。

尹占鳌在他一生中，先后在清平县（现凯里市）、台江县、黄平县等地共修桥99座，其中在凯里城内有2座。尹占鳌修桥补路和所做的善事不胜枚举，被后世推为乡贤典范。

《贵州通志·人物志》（2001年版）记载：尹占鳌，清平人。捐修翁荡河石桥，寻被水冲塌，誓重成之。每年除日用外，馀供桥费，计银不下八千两，书院及报名试卷各田，捐银贰千两。其平日利济事亦多。邑令谭上其事，奉臬宪李匾旌"乐善不倦"。

湾水的尹家桥虽然经历130多年的风雨沧桑，遭到无数次洪水冲击，加乐河所有桥梁、拦河坝多次被冲毁，但仍岿然挺拔，是凯里境内保存最完好、最大的古老石拱桥。加之尹家桥横跨的加乐河，一年四季清澈见底，水质极佳，两岸的悬崖峭壁和连片的农家梯田，是旅游观光的好处去。尹家桥现已列为州、市级保护文物。

选自《凯里文史旅游故事》

俯瞰湾水镇 （通讯员 武贵荣 摄）

尹家桥 （通讯员 周启相 摄）

香炉山

"一米远"的较真

○ 马海霞

去医院检查身体，很多人聚集在门诊大楼入口处，医院工作人员要挨个检查健康码和14天行程码还要测量体温。最近疫情有所抬头，需要扫两个码，行程码还得输入手机号收验证码，手续相比之前复杂了很多，在检查口耽搁的时间便久了些。大家都想尽快进去看病，有些不尊重秩序的人便开始往前挤，都希望早几步进去。

正在我收验证码的时候，一位小伙子侧身超越我，把手机递给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让他进去了，我虽然有些生气，但大热天的也不想多说，这时，我身后一位大妈不让了，她非让工作人员将小伙子喊出来，因为小伙子还排在她身后，不懂得礼让老人也就算了，最起码的先来后到，排队进入应该遵守吧。

小伙子已经快步走进了门诊大厅，工作人员只好劝大妈消消气，我赶紧让大妈排在我前面，大妈说，这是中医院，来看病的都是慢性病，她不着急看病，但医院工作有失误，疫情期间，不光是检查健康码和14天行程、测体温这些事儿，秩序也得管理，最起码在门口竖块牌子写上"保持一米间距，排队进入"吧，现在戴口罩，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才是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有效手段。

大妈数落了工作人员两分钟，她一边数落还一边催我赶紧出示健康码，测体温。我上四楼候诊时又遇到了大妈，我和她聊起刚才的事情，吐槽小伙子太没素质了，大妈说："老年人扫码慢，年轻人扫码快，先进去也可以理解。"

大妈既然这么说，那还跟工作人员发那么大火？大妈解释说："我故意发火的，小伙子和我擦身而过，后面一位女同志紧挨着我，都快把头贴我脸上了，我往前挪一步，她便紧跟上一步，我又不好意思说她，只好借小伙子插队的事儿跟工作人员说保持间距的问题，我说完后，这位女同志便自动退后了一米。"

大妈说，等她看完病后，还要把情况反映给医院领导，让他们在门诊入口处竖个牌子或语音提醒一下排队人员保持一米间距的问题，防疫控疫莫只停留在形式主义上。

疫情期间，防疫人人有责，都该有大妈较真的精神，时刻注意一米远的距离，这一米远是尊重的距离，也是关爱的尺码。

枕上秋雨声

○ 王国梁

夜半醒来，忽闻窗外雨声潺潺。我不确定自己是被风雨声惊醒的，还是被梦惊醒的，大概人的潜意识里对雨的来临会有所感应。雨声并不大，但窗子开着，这样我与雨隔而未隔，或许有雨丝飘了进来，雨的气息便借窗而入，让睡梦中的我有所感觉，所以忽然醒来。

秋雨缠绵，落于枕上，满耳都是淅淅沥沥的雨声。枕上听秋雨，睡意竟然一扫而尽，只有清晰的雨声在响，响在窗外，响在枕上，响在心里。我一向觉得，秋雨最适合听。春雨无声，需要用肌肤感知它的柔情；夏雨热烈，需要用眼睛去欣赏它的豪壮；秋雨总是缠绵不休，婉约又细腻，温柔又长情，需要用耳朵和心灵来聆听。

时光寂静，秋雨声声。这雨声像极了一首悠长又寂寥的曲子，无休无止地吟唱着，好像永远没有休止符，唱得人的心里莫名多了一份怅惘。雨声时急时缓，急的时候"嘈嘈切切错杂弹"，缓的时候"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的时候，还能听到"哗啦"一声，一定是一阵风来，吹落窗外梧桐树上的雨水，制造了一点点声势。秋雨梧桐，特别有秋天的况味。秋雨如歌，悠扬婉转而富有变化之美，一颗心在雨声中渐渐变得安宁清透。久违的平静，让思绪沉淀下来。

生活中已经很少有这样的时刻了，平日里我的生活充斥着马蹄奔腾，市井喧哗，尘土飞扬，一派喧嚣凌乱。今夜的雨声仿佛是特意赶来帮我浇灭噪声与浮尘，还心灵一片净土的。人安静地躺在床上，任凭雨声清清亮亮地响在耳畔，我甚至怀疑雨就在身边，只需一伸手，就可以握住一掌心秋雨。静夜听雨，思绪先是安定下来，然后又飞扬起来。不过此刻的思绪飞扬不是杂沓纷乱的，而是觉得思绪像一只长了翅膀的大鸟一般，飞舞出最优美的姿态。秋雨声响在耳畔，你可以让思绪天马行空，可以让思绪简单纯粹。

绵绵密密的秋雨，就这样丝丝缕缕地落到你的心里，清空了芜杂，还原了纯净。枕上秋雨，心绪如飞。辛弃疾说："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我没有那么博大的胸襟，当然不会由风雨声想到铁马冰河。况且秋雨本是柔性的，很难让人那么壮怀激烈。听秋雨也没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明丽，秋雨虽是柔性的，却是冷色调的，那种欲说还休滋味需要自己去体味。听秋雨，很容易想到蒋捷的《虞美人 听雨》，词中说少年听雨、壮年听雨、而今听雨，各有不同的心境。不过在我看来，听秋雨的感受与年龄并无多大关系，只是某一刻的心境罢了。对我来说，听雨听的是一份安宁平静，听的是一份淡然豁达。你听这雨声，来自大自然，带着大自然的气息，仿佛听到了动听的琴音遥遥而来。这雨声，是梧桐低吟还是芭蕉浅诉？是秋山清唱还是秋野放歌？时光静谧，秋日美好，秋雨如诗。

枕上秋雨声，带给我的心灵久违的宁静。雨声点点滴滴，淅淅沥沥，汇聚成细水长流的时间之河，静静地冲刷荡涤着生活中琐碎和浮躁。安然地静卧听雨，一颗心放松，休整，也在自省。难得有这样的时刻，让一个在浮世中匆忙前行的人慢下脚步，沉淀下来，安静下来，静静地与自然融为一体。

枕上秋雨声，声声入耳，声声入心……